



心中的丰碑

——写在岳父尤岐山去世一周年之际

●郭海鸿

小雪刚过，屈指算来，再过几天就是岳父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冬天的寒冷我感受到了，也许，当痛苦和思念交织的时候，我更体会到了寒冷，不仅是身体的寒冷，还有心的寒冷。

2021年12月13日一大早，得知岳父病危的消息，我和妻子火速驱车从朔州赶往老家山阴。一进家门，岳父看到我们回来，艰难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微弱地问了一声：“回来了，女儿女婿回来了……”随后又躺在了炕上。我走近老人身旁，握着岳父的手，摸了摸岳父的脸。感觉和平素并无两样，气色还好，脉搏匀称而有力，我心里又升起了希望，心中暗想“不会走的……”时值中午，妻子、小舅子和两位兄长喂饭、喂水，岳父也能吞咽，晚上睡得很稳很香，我们欢喜异常，以为过不了几日，岳父又和往常一样。14日早7点半，岳父还没醒，妻子告诉我“昨晚可睡好啦”。不是的，岳父已无力与生存抗争，接下来的时间里整整在炕上睡了一白天又一个晚上，无力说话，眼睛时睁时闭。15日上午10时许我又一次站在岳父的身旁，俯在脸前听到呼吸很不规律，脉搏也时有时无。我的目光离开岳父，环视身旁，儿孙们静静地立着，神情凝重……15日中午12时10分，农历辛丑年11月12日午时，岳父于家中寿终正寝，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3岁。岳父也把对子孙的爱带去了远方。

我的岳父尤岐山，中共党员，1929年11月29日出生于山阴县东南部翠微山下的新马营村，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少时在村边村地边读书，1949年考入山阴城完小，1950年秋考入朔县师范。

啥叫过年呢？过年就是“过嘴”哩，这是朔县的老人至今喜欢说的一句话。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极好注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火锅是朔县人春节期间最上讲究的佳肴美味。

说起火锅，人们并不陌生，大江南北都有，如今还有各种类型的火锅店。大体上分涮锅和火锅两大类。朔县人传统的火锅不是涮，而是“焗”。过去的火锅是由铜匠纯手工打造的，有黄铜和红铜两种，里面都镀了一层锡，朔县人叫“白铁”，这样做一是为了保证铜不生锈，二是保证了火锅里的肉菜串不进铜味。如果硬要对比，从色泽上看，黄铜的金光闪闪耀人眼目，胜红铜的一筹；据厨师和美食家们说，红铜火锅的味道比黄铜的要好得多。因此，在价格方面红铜火锅总体上要比黄铜火锅贵一点。另外还有铁的、铝的、搪瓷的、土砂的、紫砂的等火锅。至于说金的和银的火锅，那就非一般市民能企及了。

我们知道，火锅的中间是烟囱，是用来燃烧木炭的。装好肉菜的火锅需要点燃烟囱里的木炭才能煮熟。在电风匣没有问世前，火锅里的木炭点燃后，需要给风助力，只能是人工用茭箭箭拍拍来扇。对，就像过年扇旺火一样，只是比扇旺火省些力气。朔县人把扇旺火叫做焗旺火，前几天有人问我，把扇旺火叫成焗旺火，是这个“焗”字吗？

我说：“是的，一点儿也没错。但凡火都是有火焰的，焗旺火的焗，从语法角度看显然是名词动用，是一种使动用法。”同理，朔县人就把扇火锅叫成了焗火锅，进而又把焗火锅看成了吃火锅，比如说：“大姐，我妈叫您明儿早早早上姐妹们来哩，给您焗火锅呀。”意思就是给大姐她们吃火锅呀。

“啊呀，娃娃们可真可怜，长这么大了连个火锅也没见过！”这是我爷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春节期间的口边话。虽然有一点夸张，但也基本上是实话。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后，全国很快形成了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73页）。朔县县委、县人委于是年的5月3日发出动员群众献、卖旧钢铁的指示，给各乡镇分配10.5万公斤的任务，各村组织的收铜、收铁小组挨门逐户没收铜器。年底超额完成任务（见《朔县志》546页）。在这样的背景下，火锅、铜勺等日用铜器便遭到了灭顶之灾。我爷爷家的火锅、马勺、勺子、铜盆、铜壶等就是那一次被人家没收的。

“这算个啥？你老奶家有个清代光绪年间的大立柜，上面的白铜饰件硬是叫人家给用‘老八路’（一种二尺多长的类似改锥一样的起钉子的熟铁工具）闹

范（原晋西北雁北中学），1953年秋毕业后，先后在山阴县后所完小、云水庄完小当教师、校长。1956年8月后在县里文教部、组织部工作。岳父的一生很不平凡，工作40多年，经历了太多、太多……1971年下人民公社当了9年公社党委书记，1980年3月任山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84年5月任山阴县农工部副部长兼农业局长，1986年3月任山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山阴一中书记兼校长。1992年10月退休。

岳父在县里公社、部门、学校担任主要领导以来，工作干得很出彩，主政一个部门（单位）都是公认的“高手”，在不同的岗位上书写着自己的辉煌人生。在山阴一说起尤岐山，人格人品、本事能力，人们都赞不绝口。1971年3月至1980年3月，他先后在山阴县苑家辛庄公社任党委书记兼主任，山阴县岱岳公社任党委书记。那些年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公社工作千头万绪，大到组织、宣传、民政、治安，小到老百姓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以及邻里纠纷等，他都顶顶不敢落后，件件游刃有余。

1975年的一天，正值春耕时节，苑家辛庄村的李二白老汉在犁田时突然晕倒，得知情况的岳父迅速安排公社的拖拉机将其送往30多里外的县城医院救治，并拿出100元到医院急用，经过及时住院治疗，老人安然无恙身体恢复如初。那些年全公社哪个村哪家有病人，岳父都亲自去探望；哪家生活最困难，岳父亲自想办法去帮助。岳父始终把老百姓当亲人，把老百姓的事装在心中。岳父的身上体现着共产党人强烈的爱民情怀，体现着上世纪六十年代那那一代

走了。”这是我爷爷1985年的一天说起大立柜后捎带出来的闲话。大约从1958年到1972年这个时期，朔县人的铜火锅差不多都“献”给了国家，即使有余下的也是极少部分，不敢露面的。

好像是1974年的正月初八，我们巷子里的一家东关大夫的贫下中农给儿子娶媳妇，不知从哪里一下借来八个黄铜火锅，半前晌就一字排开墩在了月台上，黄灿灿的比大将军头上的铜盔也要神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铜火锅。大约到了中午临近12点，火锅就开始“焗”了，有两个人忙着点火、放木炭，然后拍拍拍拍，起先是淡兰色的浓烟，然后才是灰白色的轻烟升入空中，接着便是一尺多高的红火焰“呼呼”地冲出烟筒，等这红火焰消失的时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六)

焗火锅

●陈永胜

候，火锅的膛内就开始发出“沙拉沙拉”的响声。大约二三十分钟，火锅里的汤就“咕嘟咕嘟”地鸣叫了，热气顶的火锅盖“哗塔哗塔”地响。此时的大火锅大约熟了七八成，整个小院弥漫着浓浓的火锅味道，说不出的喷香四溢。这是我第一次闻到火锅的芳香。

记得是1982年的腊月，我父亲托人从河北张家口买回三个铝镀黄铜的大火锅，比真铜的还光彩夺目，做工又极其精细。虽说我家后来又买了黄铜、红铜的火锅，但我母亲还是喜欢这几个镀铜的，说样式顺眼。

在荤素席里边，朔县人讲究“八大碗”，其实北方各地大都差不多，有名目不一的“八大碗”，只是食材的不同而已。

一般来说，“八大碗”有荤素的差别，素的比荤的似乎更上讲究。对火锅来说，素的很少，多数是荤的。并不是说素的不好吃，而是火锅里的素食材不耐滚（长时间的高温），很难把握火候，闹不好可能就是——锅糊糊，因此人们一般选择荤席而舍了素火锅。

朔县火锅里的食材就是把“八大碗”里的东西装在火锅里。至于具体的食材，就是指腊月里做好的烧猪肉、酥肉、牛肉丸子、羊肉、鸡肉、兔肉、油炸豆

腐、油炸山药等八种已经半熟的东西。装火锅先要铺底，就是把生豆腐和生白菜均匀地平铺至火锅的半腰当中，再把前边准备好的丸子等东西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码开至火锅边沿，再覆盖上一层“批头”。所谓的“批头”，一般是由海带丝、荫干的金针、荫干的刀豆角组成。然后再在“批头”的上面撒一层薄薄的二寸多长的葱丝，盖上火锅盖子后双手用力向下压一压，最后浇上带有诸多调味品的调好的汤等待点火开焗。

我母亲话多，又有点好为人师，装火锅时总喜欢说：“焗火锅其实最省事，又不像炒菜那样油烟呛人的，还没搽筷子就开锅凉啦。”朔县的春节期间，正值数九的隆冬时节，焗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撒在炕桌

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朔县人绝大多数还住着平房，在炕上开席，一般只能坐八人，一个火锅一般最多装16个丸子，也就是给一人预备两个。说到这里我想起爷爷多次说过的一个故事：

旧社会某年，一位青年人以亲家的身份给他的父亲顶工去参加一个红事筵，自然和其他的并不认识的亲家们坐到了一个炕上。火锅吃开后，这位愣头青大概觉得丸子好吃，一连就吃了四个，待到挨第五个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亲家看不下去了，说：“那亲家娃哎，你把大襟张起来。”这位愣头青不明就里，很配合地双手张开了左大襟。没想到被那位说话的亲家用勺子把所有的丸子挖到了他的衣襟里。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一生一世，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是县里一名优秀的中层干部，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他忠厚正直、胸怀宽广，他明察秋毫、思想深邃。多年来，在组织看来他是一名“硬”干部，在众人眼里他是一名“了不起”的人，在我心里，他是慈父，父爱如山。岳父教育子女非常严厉，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正面表扬过儿女们。2014年正月初二，我和妻子回去给岳父岳母拜年，顺便把我在市信访局工作成册的《朔州市信访工作掠影》《朔州市信访工作大事记》拿给岳父看，86岁高龄的岳父看得认真，看得仔细，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我看岳父的表情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赞许的……两本册子真实再现了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精神，推动全市信访工作的部署和举措，记载了信访干部在工作中付出的点点心血和汗水。岳父看后没有说话，过后才和妻子说：“海鸿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我心里清楚，岳父就是怕儿女们在工作中取得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我懂得，岳父无时不在教我做人做事，让我面对成绩不自满，让我面对挫折不畏惧，给我勇气，让我战胜困难没压力，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我和妻子结婚36年，多年如一日，一回去，岳父又是拿水果，又是倒水，把我当作“贵宾”看待，每次回去我都是心安理得坐在沙发上，看着岳父忙里忙外，往往是吃上一顿饭拍拍屁股走人。就是在去年12月13日岳父离世的前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老人家还问妻子：“怎没留海鸿吃饭？”想起来我就难过，想起来我就不由得泪水打湿眼眶……岳父家的家务事从来不让我做，2015年我到市人大工作后，平地里工作也不忙，闲暇之余常回家看望老人。有一次回到家里拿起扫帚就想扫扫院子，岳父忙着喊住：“不用你、不用你，回家休息去……”就这样，我一如既往地享受着“贵宾”的待遇。

不知不觉间，岳父周年将至。这一年，多少个夜晚，我都在梦里梦到您。您还是那样慈祥，您的音容笑貌是那么的清晰。冬雪纷纷，思绪绵绵，片片雪花带着我的哀思，诉说着对您的日夜想念。岳父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岳父是子孙后代智慧的丰碑，巍然屹立，岿然不动。

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朔县人绝大多数还住着平房，在炕上开席，一般只能坐八人，一个火锅一般最多装16个丸子，也就是给一人预备两个。说到这里我想起爷爷多次说过的一个故事：

旧社会某年，一位青年人以亲家的身份给他的父亲顶工去参加一个红事筵，自然和其他的并不认识的亲家们坐到了一个炕上。火锅吃开后，这位愣头青大概觉得丸子好吃，一连就吃了四个，待到挨第五个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亲家看不下去了，说：“那亲家娃哎，你把大襟张起来。”这位愣头青不明就里，很配合地双手张开了左大襟。没想到被那位说话的亲家用勺子把所有的丸子挖到了他的衣襟里。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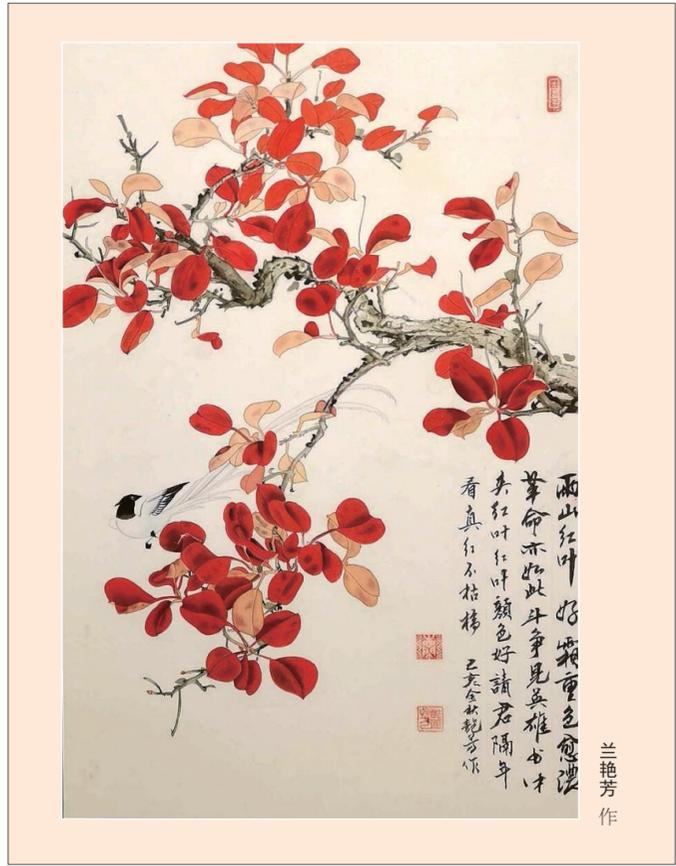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同样是16个丸子，要是装在碗里，变成“八大碗”式样的席，多吃一个或少吃一个则无关紧要了，那个年长的亲家即使再不说理也是断断不敢连汤带丸子挖在别人的衣襟里的。这个故事说明，当年火锅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吃火锅得讲规矩。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在饮食文化中的渗透。



兰艳芳作

七律十二首

●赵志霄

深秋过马邑遗址有感

秋尽边城伤客心，空闻马邑马骀寝。
尉迟神勇龙池歇，蒙氏忠魂塞下沉。
铁骑追风成帝业，鞍桥御禁纵秦音。
可怜老骥年齿暮，千里情怀寄远岑。

西山农家

烟村十里远城居，门外田��百亩余。
琴瑟和弦清影曼，朋交常与俗人疏。
卧听碎雨飞琼冻，笑把东风度碧虚。
今扫黄尘喧境寂，为迎吟客绪归初。

立秋日于市府街遇槐花飘落

长街絮影不须留，静沐槐荫入画舟。
塞邑流年载古道，西山华彩罩荒丘。
朝来候鸟祈新雨，夜枕花香还故畴。
十里蕊黄新景象，立秋未必必生愁。

迎恩堡赏油菜花怀李清照

边野虽秋秋草芳，丘山有堡记苍桑。
可心未许教依瘦，适意休提遶楚凉。
彩蝶翻飞清永昼，清风御驾逐流光。
易安才女何偏菊，油菜花开肥亦香。

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

隔岸观潮慨万千，春江鸭绿水如天。
送君冬去硝烟密，老我秋来皓发悬。
华夏有韬家好梦，英雄不负客长眠。
今朝碧血丹心卷，一战和平七十年。

深秋雁塞行吟

春风野火几封疆，牧马英雄阵阵亡。
旭日桥台霜叶醉，斜阳古墓落花殇。
登高不必陈慷慨，怀古何唯忆抢荒。
秋尽徘徊征战地，关山万里蕴寒芒。

薪火传承

●崔素桢

2021年3月，地气回升、冰雪初融，万物像脱壳新生般，褪去枷锁，体态轻盈。而爷爷却在这样的万物复苏中合上了眼，面容安详，让我竟在一种难过的悲鸣声中，恍若燃起了一把薪火。

爷爷出生于1927年，那个出现在历史课本中，被永远铭记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序幕的南昌起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提议”“党创立领导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桩桩伟大事迹，令人心潮澎湃。所以，打从学习历史的那一刻起，便总有一个身影立在我的心底。朦朦胧胧、懵懵懂懂，却始终有一种力量，从爷爷口中亲述历史的那一刻，我才醒悟了，原来历史就在我身边。

爷爷方脸短髯，少年时饱满的面庞已布满沧桑，道道皱纹挤出了高颧骨、豆丁眼。宽大的身躯着一袭素衫，脸上总是微微带笑，每每静坐时便有一股安宁之气充斥其间，脸庞柔和专注，显得异常深情和神秘。

爷爷予我的话并不多，我也总不能正确认识到他的一生。但有个词，想来描述他却很贴切——奋斗！爷爷20岁左右时，因为思想活跃，干活积极，在村子里也算小有名气，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主力，他常号召村民们一起开田耕种、修路搭桥。革命年代的一腔热血无法释放，便努力将新思想的认知一遍遍奔走呼告，为前线、为理想奉献着微薄之力。每每忆起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绣平安诗

高长聚短十秋春，对镜那堪翠黛繁。
望断云中无雁影，归来床畔叠书筠。
烦心世事多朝露，过眼人情几哄尘。
玉手纤纤织如愿，平安二字系千钧。

题华侨女英雄李林

龙溪有女自铿锵，不施胭脂着武装。
倩影翻飞飞瘁水，神枪出没没坟岗。
晓闻征鼓浑无惧，夜袭倭营岂勒缰。
回望关山寻铠甲，杜鹃啼血国吟殇。

峙峪道中忆贾兰坡院士

岁月悠长遥运歌，知音幸有贾兰坡。
忘言后羿射炎日，偏究神弓出黑磨。
千古公输非命命，万年石碣已曾磨。
人间史话钟灵地，一样桑田别样波。

秋怀

黄花迢递又边城，疏籬无根百感生。
镜水照心心似昨，夕阳如酿酿多情。
草庐暖暖仙人洞，素食清清白玉羹。
翰墨琴音皆梦好，秋声共赋一诗盟。

咏朔城谁院(十二连城)

年年雁雁逐春来，百里乡绅安在哉。
半堡半村孤树影，无耕无读少炉台。
华夏有韬家好梦，英雄不负客长眠。
今朝碧血丹心卷，一战和平七十年。

修鞋匠

地平线上扎行营，浴沐喧嚣艺益精。
晨起逢迎红袖女，晚来恭送奶油生。
剪裁助娘黄昏约，补衲援翁旷野行。
坐享清风归享逸，猪头二两酒三觥。